

凉月

著

走进掩翳在两宋夕照之下的历史暗角
探索宋朝最离奇、最诡异、最凄婉的传说故事
传奇不等于真相，但传奇可以接近真相
因为，它们是那个时代的暗影

大宋幽影录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大不列影集

凉月

著



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1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宋幽影录 / 凉月著. —武汉：华中师范大学

出版社， 2012.6

ISBN 978-7-5622-5480-5

I. ①大… II. ①凉… III. ①社会生活—历史—中国
—宋代 IV. ①D691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089621号

大宋幽影录

凉月 著

出品人：范 军

总 策 划：段仁国

责任编辑：胡 维 郑 光

责 任 校 对：赵 瑜

编 辑 室：对外合作部

电 话：027-67867370

出版发行：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

选题策划：北京快乐共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电 话：010-63703381（发行）

社 址：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152号 邮 编：430079

电 话：027-67863040（发行） 传 真：027-67863291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cnupress.com> 电子信箱：hschs@public.wh.hb.cn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字 数：300千字

开 本：710mm × 1000mm 1/16 印 张：20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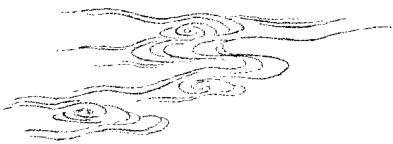
版 次：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：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32.00元

欢迎上网查询、购书

敬告读者：欢迎举报盗版，请打举报电话 027-67861321

两宋之花 暗夜妖娆的



“携竹杖踏芒鞋轻胜马，何妨吟啸，且自徐行”，那是苏轼笔下的闲散恬淡；“楼船夜雪下瓜洲渡口，铁马冰河入得梦来”，那是陆游梦中的金戈铁马；“霜浓马滑，不如暂且休去”，那是周邦彦纸间的汴梁繁华。宋一代是被清茶浸润的一朝，古朴雅致，轻散恬淡，异于唐代的雍容富丽，又有别于明清的世情泛滥。

怎能忘却宋太祖开国时的豪情万丈，到杯酒释兵权的权谋布局；怎能忘却岳飞、韩世忠等人的忠勇之行，与王安石、司马光等文臣在庙堂之内的政治角力；怎能忘却辛弃疾的沙场战歌，和晏殊的亭台新曲……

《宋史》等史籍为我们留下了多姿多彩的宋人传记，然而隐藏在正史背后的还有许多我们所不熟知的往事，它们或真实，或隐幻，只因其是繁华背后的阴暗面，往往为史学家所讳。

这当中的点滴或许远胜过那些线装书册中，为史官们反复涂抹后的“正经”故事，因为它们不论是超越世俗的绝恋，抑或是吊诡妖异的传奇，还是曲折离奇的公案，反而更能反映人性的方方面面。

那些散落在宋人笔记与话本中的故事，仿佛是一朵朵绽放在汴梁的暗夜之花，千娇百媚。宋朝历经晚唐之殇，五代十国之乱的洗礼，这暗夜之锦，少了唐朝黑夜中的瑰丽华美，却多了一丝清雅幽静，恰似风华绝代的唐诗之于洒脱自如的宋词；没有后世元朝的理学束缚，故而少了明清末世的清冷萧寒，多了一层清韵于内，诚如清瘦拘谨的清词之于赏花弄月的宋词。

我与凉月兄这本新书结缘始自《大宋幽影录》这个古风甚浓的标题。当时因冲着这标题，而打开了凉月兄在天涯上的同名连载帖子，然而一打开帖子，便瞬时成了每日忠诚的追帖者。主要原因有三：

一者，其文字之清雅古韵。近几年来，讲述古代传奇故事的书籍亦有不少，然而像凉月兄这般将文字浸润于诗风词韵中的作品却并不多见。凉月兄行文独树一帜，行笔之处，满含古典小说的韵味，却又不给人掉书袋之感，细一分析，遣词造句竟皆是化用各类古诗词或其意境，此非底蕴深厚者不能。

如《桐叶情郎》一文中，仅“雁字来时，月满西楼，泪眼盈盈的她问过点染了秋霜的黄花：‘青鸟几时捎来桐郎的锦书？’”这样一小段文字，竟然化用了李清照的《一剪梅·红藕香残玉簟秋》“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”；林和靖的《长相思》“君泪盈，妾泪盈，罗带同心结未成”；而“青鸟几时捎来桐郎的锦书”则同样化用了李清照的《一剪梅·红藕香残玉簟秋》“云中谁寄锦书来”和李商隐的《无题》“蓬山此去无多路，青鸟殷勤为探看”之意；“点染了秋霜的黄花”则直接化用了李清照《声声慢》中“满地黄花堆积”的凄美意境。

由此观之，不得不令人叹服。

二者，其为文中所蕴涵的哲理禅思。好的故事讲述者，不但是好的文字语言应用者，也是对生活观察细致、所感所思细腻之人。

初读凉月兄的《大宋幽影录》时，便翻到了《玉观音之恋》一文。该文改编自宋元话本《碾玉观音》。我在少时就已读过原著，然而，我读到凉月版的“碾玉观音”，忽有惊鸿一瞥之感，原因便在于舍不得其文字与其承载的思想。

请容我试摘一句。

“温暖是很重的，他永远都拿不下心底对她的牵挂，温暖却又很轻，让他万事无虑觉身轻。”

它结合了时间的思辨性与红尘紫陌中的男欢女爱，留给人的是无限口齿生香的余韵。

三者，其行文布局的完整与其严谨细致的态度。综观全书，分为“红尘绝

恋”、“雾中夜行”、“江湖惊浪”、“月下闲谭”四个部分，分别描述了宋朝世间男女的生死之恋，神鬼妖邪之行，罪案故事及各地的奇闻异事。

每个故事以不落俗套的文字将人性中的点滴刻画得极其到位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，凉月兄对细节处理的谨慎态度。

如《京华春梦》中，行文中提到一个词——“御街”，如若是平常的描写，或许就是一个“大街”便告带过，而凉月兄却明确地指明了“御街”是何物——御街是京城最宽长的大道，考诸《东京梦华录》，便知此言不虚。这在旁人看来，或许是微不足道的，然而却可以从中看出凉月兄对文字和史实的苛求，也可看出其文化积累的深厚，也难怪一读其文，则如误入一千多年前妖娆诡异的汴梁夜市。

我对凉月兄的文笔实在是喜欢得紧，心知这样素雅清丽的文字付梓必定是早晚的事。我在月初受其所托写就小序一篇，着实是受宠若惊。虽其文早已读过多遍，然而却迟迟未敢下笔，生怕这序写得不好，先污浊了凉月兄的文字，勉力行之，希望不负所托。

青年作家：胡狼拜月

2011年11月27日



代序
暗夜妖娆的两宋之花 / 001

绝|红|第
恋|尘|一
部

醉花阴·宋词女妖	/002
大宋失乐园	/006
桐树情郎	/008
化蝶	/010
山花子	/012
春娘和符郎	/016
李师师别传	/023
眼儿媚	/037
杨柳枝	/038
红杏情	/040
惜分飞	/045
旗亭女侠	/048
双桃记	/051
盲妻	/057
玉碎	/058

|夜|雾|第二
行|中|部

京华春梦	/064
勿忘我	/069
玉观音之恋	/073
离魂	/092
太原意娘	/096
七年之变	/098
百宝念珠	/100
鬼吹灯	/102
端午劫	/104
游侠鬼	/107
夜手	/109
小莲	/111
隋堤怨	/115
多脚巨魔	/117
野人	/119
九头鸟	/123
杀鹿	/125
妾薄命	/127
鬼婆	/129
薄幸子	/13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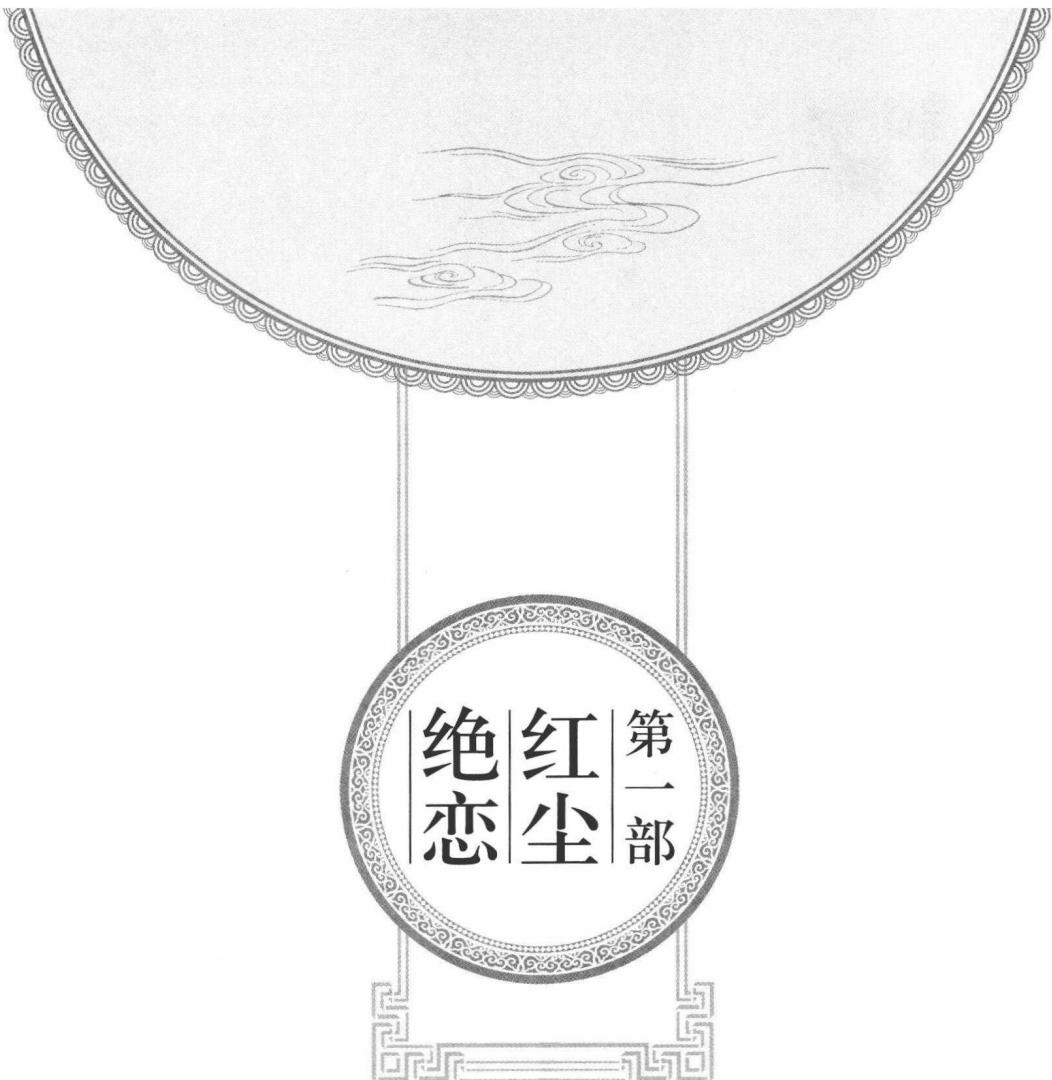
|惊|江|第三
浪|湖|部

荒村野店	/134
黑店覆灭记	/137
香水有毒	/139

烛泪擒盗	/141
青衫湿	/143
黑风断枝头	/146
燕赵悲歌	/149
红猫白猫	/151
三人行	/153
且将新火试新茶	/154
神行太保	/156
葡萄藤下	/159
钱塘游手	/161
青霜剑	/164
夜行郴连道中	/185
金烛奇案	/187
我来也	/190
摸钟辨盗	/192
难得糊涂	/193
一言堂	/195
长安有邪狹	/196
黃須客	/199
财神到	/203
友妻不可欺	/205
莫下楼	/211
桃色赌局	/214
洛阳井	/220
踏雪寻人	/223
十五贯	/227
江东丛祠	/238
骷髅	/240
桦皮	/242
屠狗之辈	/243
菜园子	/247
闽地杀人宝典	/248

闲月 下 | 第四部 谭

书剑奇侠传	/250
千年冰人	/252
少年游	/254
义犬	/257
活罗汉	/259
人妖	/261
东瀛访客	/262
哑巴诉冤	/264
两脚羊	/265
河豚欲上时	/267
报恩金钗	/269
闹鼠	/271
男娼	/273
水月宝镜	/275
嗜血母狮	/280
卜算子	/284
蛊祸	/288
浪淘沙	/290
逍遥隐士	/294
紫马	/297
卖薄荷	/300
鹦哥怀友	/302
木胶擒虎	/304
王八	/306
岭南婚俗	/309
术化月宫	/310
高原水	/311
芙蓉城主	/312
蚕杀	/314
桂子雨·相思债	/316





醉花阴·宋词女妖

宋哲宗元祐三年（1088年）二月二十一日午夜，冷风凄紧，月色亦不明。街道萧寂，心慌的路人在白天原都讨厌深巷的犬吠，如今他们却巴望着快快传来狗叫声。这至少可以宽慰自己，身后只有它们，没有别的。汴京的市民几乎都拥被入眠，紧闭房门，锁窗避寒。画家李公麟的斋舍却烛火未熄，纸窗透着三两线疏疏离离的昏光。

黄庭坚、苏东坡、蔡天启等人今宵雅致正浓，他们约至此舍斗文，比比谁懂的鬼诗多。一人先口诵：

忽然湖上片云飞，不觉舟中雨湿衣。折得莲花浑忘却，空将荷叶盖头归。

另一人紧接道：

江上樯竿一百尺，山中楼台十二重。山僧楼上望江上，遥指樯竿笑杀侬。

诗会岂可少得了美酒，五七樽芳醇顷间散化进心田，他们犹斗诗未酣。

爷娘送我青枫根，不记青枫几回落。当时手刺衣上花，今日为灰不堪着。

酒尽君莫沽，壶倾我当发。城市多嚣尘，还山弄明月。

卜得上峡日，秋江风浪多。巴陵一夜雨，肠断木兰歌。

酒尽，诗也诵尽了，唯剩帘外的五更风还在为婆娑的柳叶伴奏，让她独唱。

那场夜宴散席数年后，苏轼和黄庭坚也都被调离了京城，远赴他方。

倏忽又过了些年。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(1101年)，黄庭坚离开他奉职的四川，改调别处任官。他乘着一叶载着离愁的扁舟，沿着黔江漂流而下。旅途中最惊险的一程是三峡，他不由惊叹“鬼门关近蜀江”。舟行长江后，江流虽也湍急，却是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的水路。

黄庭坚到江陵后，他登临江亭，目断碧水天际，千帆过尽皆是客舟，故乡渺远。他想策杖离去，却见到一首刻于亭柱的《清平乐》，柱上红漆渐褪，更显字迹的清晰：

帘卷曲阑独倚。江展暮天无际。泪眼不曾晴，家在吴头楚尾。

数点雪花乱委。扑濂沙鸥惊起。诗句欲成时，没入苍烟丛里。

黄庭坚读后，猝然垂泪，“这不是替我身世所作的吗？虽无落款，不知何人所作，但笔势妍软欹斜，应出自闺秀之手，而有‘泪眼不曾晴’之句，这是何等旷世的才女！不然，则是鬼诗也”。

是夜，有一位楚楚动人的少女乘风而至，梦语黄庭坚：“我家在豫章（今江西南昌）吴城山，随客船至此，不幸被风吹入江中而亡，不得归家。此词是我登亭有感而作，不料竟得黄公赏爱。”黄庭坚惊醒了，他和亲近的人说：“她一定是吴城小龙女！”

匆匆四年后的宋徽宗崇宁四年（1105年），黄庭坚便作纨扇梁尘，弹指寂灭，终年六十一岁，一代诗宗尚有许多遗事和遗稿待人整理。



宋·佚名《柳汀放棹图》



宋徽宗宣和年间的郴州太守阮阅，正在编撰诗学专著《诗话总龟》，他又重提黄庭坚的江陵往事，他认为江亭女鬼那惑住黄庭坚的句子，化用自苏轼词《南乡子·回首乱上横》里的“秋雨晴时泪不晴”。

当时，由于苏轼师徒被蔡京等朝中新贵归入“奸臣”之列，苏门诸人的著作亦遭查禁，因而黄庭坚未曾读过恩师的那一首《南乡子》，才被小龙女的“佳句”媚倒。

阮阅不解，缘何连苏东坡的门生黄庭坚都没读过的《南乡子》，小龙女竟能熟记在心？这夜，阮阅到城外的郴江边上散心，再思索答案。蜿蜒短曲的郴江是湘江的支流，却因苏东坡另一位学生秦少游的词句“郴江本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”（秦观《踏莎行》）而知名。

秦少游在贬谪郴州途中夜泊湘江，曾赋过一阙词境苍凉的《临江仙》。

千里潇湘接蓝浦，兰桡昔日曾经。月高风定露华清。微波澄不动，冷浸一天星。

独倚危樯情悄悄，遥闻妃瑟泠泠。新声含尽古今情。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。

近年来，北极洞庭，南至郴州，人们常谈起和秦少游这曲子有关的灵异传闻。

长沙太守在合江亭宴客，命歌姬唱此词，然她仅唱了两句，忧伤的韵律便戛然而止。张才叔也在座中，他想要整首听完。歌姬据实以告：“贱妾曾夜宿商船，邻舟有一男子，因望见月明星稀、渚清沙白，就倚着船舷纵唱悲歌，声极凄怨，我记性差，不能尽记歌词，故而只记住‘微波澄不动，冷浸一天星’这两句，有无人愿和我再往江岸，复记字句？”太守应允了，他于晚间带了几名随从，和歌姬到湘江岸边静候那男子再来。大家聊饮几杯，消磨时间。

不多久，他们遥闻一男子长叹三声，然后缓缓而歌。陪太守喝酒的赵琼侧耳倾听，他认出这是故人的歌声，“这是秦少游的声音！”善歌的他曾拜见过南迁的秦少游。

但秦少游已弃世几年了，这又是谁呢？众人无不惊异。太守派人过去探询，方知那是秦少游灵船上的人，但那人却没有说自己是秦观。张才叔后来去江陵访友时，说起此事。他友人喟叹道：“秦少游既已去世，又何必挂念已腐坏的肉身

呢，那男子应是妖物变的。但江上男子的遣词超妙，若非秦少游本人，又有谁写得来呢？”

阮阅不来荒郊漫步还好，来了却再生疑窦。这些年，苏轼和他的门生们的著作多遭禁毁，谁敢犯险偷藏他们的诗文？那男子应也不敢。那么他又是从哪里读到的？

夜深得更沉了，瘴烟弥漫，如丝如缕，笼在湘南人家的睡梦中。阮阅举目四顾，想找个清静处大吁一口闷气。阮阅不见花团锦簇，唯见草色凝碧。黏稠的靛青色裹住了夜雾中的群山。此情此景令他不由得诵起苏东坡诸君在那夜所背的最后一首诗。

寒草白露里，乱山月明中。是夕苦吟罢，
寒烛与君同。（苏轼《书鬼仙诗》）

他骇住了，连冷战也不敢打。恐惧使他窒息了。他喊不出那两个字。

她们一直都栖身于他们周围，无论他是在灯下读书，还是在念经作法，也不论他们是苏东坡抑或秦少游。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是对的，因她们总会窃听你的帷间私语，或是偷窥你的一举一动。切莫让她们知道，你已知了她们的所在。

他生怕她们早已飘至山溪前的花阴，红唇轻微上扬，面露凄美如海棠的微笑。她们此般的朗月之美，如果阮阅说了那两个字，他将有幸一睹。当然，亦仅此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



宋·林椿《海棠图》

.....故事来源

北宋·苏轼《苏轼全集》文集卷六十八
北宋·阮阅《诗话总龟》卷四十二《鬼神门》
南宋·吴坰《五总志》



大宋失乐园

落日、秋天、良夜、初会、冬瀑、春阴、落花、小满、半夏、空蝉、至福，终章。

这些是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小说《失乐园》里的章节标题。小说讲述中年男女久木和凛子炽烈却无望的婚外情，他们最终决然踏上死亡之旅，平静、唯美地殉情于霜降木落之季。许多读者认为这是一个最凄艳的结局，或认为这不是爱的终点，而是爱的新轮回。但假若我们设想，如果他们没有死成呢？

故事将不再是一个悲剧，取而代之的兴许是人们用作谈资的丑闻。正如宋朝那起未遂的殉情事件。

陈筑，字梦和，于宋徽宗崇宁初年考中进士，被朝廷授予福州古田尉一职。他很钟爱古田的一个娼妇周氏。周氏不是土窑子里的庸脂俗粉，落笔成诗是她的绝艺。她曾赠给陈筑一首诗。

梦和残月到楼西，月过楼西梦已迷。唤起一声肠断处，落花枝上鹧鸪啼。

陈梦和展笺细读，心花盛放，自是愈加痴恋周氏。然而激情能燃烧多久呢，终会似缕缕寒烟淡去，空余满心的怅惘，毕竟他们不能长吟永叹至白首，世俗也不许。周氏的一首诗尽写了渐变荒芜的心境。

瞥然飞过谁家燕，蓦地香来甚处花。深院日长无个事，一瓶春水自煎茶。

陈梦和不是拍拍衣袖就走的薄幸子，他愿与她到另一个世界永聚。他们一

同缚上合欢红绶带，自缢于南山的极乐院。

梦和不能许她一个名分，却甘以生命相许。她含笑亦含泪地和他走了，如水逝去的青春既已有太多的悲哀，何不与君共谱一首感天动地的恋歌。

绶带套上颈项的那一刹，她以为她这个虞美人将是长生花，和他相守至宇宙湮灭，她渐也呼吸不到凡世的浊气。

但上苍并不肯，那些爱管闲事的人也不让。一段肮脏的孽缘岂配为万古绝恋呢！蹑手蹑脚的跟踪者们粗暴地推倒了被锁上的院门，硬生生把这对“狗男女”从缢带拖下，经千方百计，终让他们恢复了呼吸。

朝廷的“正人君子”一怒之下，将陈梦和革职为民，逐离古田县。流落异乡的陈梦和带着一颗破碎的心最后消失在埃尘中。

南宋的宋高宗绍兴初年，周氏依然活着，依然是一个风尘女子，只是颜色红衰翠减。门前冷落鞍马稀，她是无所谓的。她只想知道，茫茫人海中独有的一个他，是否还会从雨巷那头翩翩走来，再和她浅酌低唱？

..... 故事来源
南宋·洪迈《夷坚志》